

逆写博客

芬雷

博客过时了么？

《牛津英语大词典》引述约恩·巴格尔（Jorn Barger）的话，可以理解为，博客的第一作用在于“藏本”：从互联网上发现好的内容添加到博客里。其次是文本。作为个性化、笔记式的文学性文本，博客（we blog）的出现改变了网络日志（web log）既有的单一化、机械式的记录性文本。从网络日志到博客文本，意味着文学性对于计算机系统记录性的一次挪用，或者说一次人称化移民，更进一步说，也是一次文学性在网络世界里的技术化自省。

不管是藏本还是文本，博客始终跟日志有关，而日志或者说日记，我们知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记录与自省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博客文本有一个源动力，那就是协同时间。甚至可以说，博客文本本身就是反过时的，它内里有一种进入时间、穿越时间的意志。但是在普遍的游记、影评、乐评等范式下，博客的这种时间意志并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得到突显，博客更多还是被当作一种杂志阅读和新闻发现意义上的私人媒体在使用。

在博客那里，有趣的是，藏本和文本分别对应写作的两种视角：其中文本是播撒的视角，网络中的每一篇博客都呈现出时间意志在那个历史切片中不同的意义，而藏本则是一幅经由收藏者之添加而持续呈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由潜在的每一篇博客构成。一个是 text（文本），至小无内的视角；一个是 texere（编织），至大无外的视角。在视角切换之间，博客犹如文本之网，是一个乔伊斯式的世界。

颇可玩味的是，巴格尔据称是一位乔伊斯的研究者……作为一个乔伊斯研究者的程序员，他或许在博客文学化的过程中，早已预见无序的混沌世界，而其愉悦也就在于随机拣选和协同时间的过程中发现不确定性的诗学一般的律动。

因此博客更接近于织物、接近于网景，文本所实现的那个状态则接近于超链接、超索引。博客的这种不确定写作、非完成状态以及延异网络，和之前提到的一种

协同时间的意志，既不谋而合，又相互抵牾。应该说，在大量的博客写作中，这种歧异的现象被一种通行的或者说规制化的文学范式给抹平了。

颜峻的博客写作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在《小东西》这本书中，颜峻所谓的“快速写作”类似于布勒东的“自动写作”（l'écriture automatique），一种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谓的“无意识运动”：忘掉所有文学才能和文学范式，进入被动的状态，迅疾而书，快到写下一个字词就忘掉之前的字词，当机立断，随心所欲。《小东西》里面“好的 2009（不一定都是一流的）”就是这种写作的练习。35 条便签式书写，有的是听音乐有感，有的是想起某个人随性说两句，有的甚至只有一句话。一种极简主义的啰嗦，一种自我消解，一种随性所致、兴尽而忘的状态。

类似的还有“废话”（2009），以及从 2010 年到 2012 年的“现在”和“十分钟”。通过这些文字，可以发现一点，那就是在颜峻的写作这里，与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所谓“摧毁一切精神结构”的任务趋向稍有差池，在于颜峻的无意识书写并没有彻底导向一种全然的出神，而是更多地归于语言本身。

语言，在颜峻的写作中，可以认作全然出神的最后存在，而在布勒东那里，却是“骷髅”（“你这具骷髅啊，将不再能够摇动”）。

在 2011 年 9 月 10 日名为“驱动”的日志中，颜峻写道：“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想事：它驱动了梦境……然后我闭上眼，一个盘旋的念头，‘五分钟黑暗’……五分钟黑暗。很好。然后它驱动了整个梦境，只有梦境而没有梦，只有世界而没有主人……我忘记了身体，但记得语言。”这段半记录半写作的文字，将驱动梦境的某个时候、一种状态以及一个念头，清晰而准确地翻译为“语言”。然而这种语言，亦是无言，因为它什么也不说出，它是驱动的踪迹，还是踪迹的踪迹。语言之后，世界拐弯，“我就是它，它就是我”。诸法空寂，却又空而不寂，而是空动。这其实就是语言，作为最后存在的语言，这也是颜峻所谓驱动写作的那个“一念之词”。

“毫无秘密可言的语言”（P. 64），似乎永远保持着一个最后存在的姿态，这个姿态让语言始终比无意识更空寂，比乌有或者说比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更空

动，一如佛家讲的“漏尽”：“若有所尽，不名漏尽，知诸漏空相，随如是知，名为漏尽。”（《思益经》）似有所言，不是语言，而终于有言，究竟无言，名为语言。

当然，这样解释还嫌玄之又玄了，好像把一切功夫交给禅悟，交给当头棒喝，交给醍醐灌顶，就可以了。果真如此吗？也许是也许不是。2011年12月25日，圣诞节，名为“救世主又诞生了”的日志，颜峻写道：“一句话的诞生，如同救世主，不用打招呼，不解释，更不经过投票普选。在此世，它孤零零，仿佛当头一棒，光天化日，殴打全世界。文学不过如此。理应如此。”当头一棒，不得解脱，光天化日，向全世界追讨一个动静，这应该就是颜峻的快速写作法。

其中法门，在于源源不断，好似永无漏尽。漏不尽，言无穷，作为最后存在的姿态的语言，于空寂空动的流逝中，协同时间。只有时间意志允诺语言的到来，也只有时间意志才能保卫这个最后存在的姿态。所以，有那么一刻，也许不止一刻，写作者认为自己是正在为时间代言，而时间本身无以言，因此才有了语言。语言是时间持续绽出和吐露的那个“不被辨认，尚未被召唤”的乌有之幽灵，同时，它也是无意识的幽灵，这幽灵或如乱码，或如革命，它被我们忍受着，而“在忍受中，我们正在不能忍受”（P. 234）；它处境危险而复杂，“一部分融化，渗入泥土，一部分蒸发，回到虚空中，还有一部分进入语言”（同上）成为它自身的“替补”。

最最重要的，这幽灵“总是包含着沉默”，包含一无所有，包含什么也不是，更加包含等待，包含消逝，包含遗忘，“包含着一种心跳”（P. 238）。这是一种在雪中写给雨的语言，一些碎屑，一些“小东西”。

通过这样的写作，颜峻“殴打时间”，将博客的时间意志置入一种光天化日的当机立断之中，如是情境，对于流行的博客书写，近乎逆写。也许不过一些练习，无非一些素材，小东西而已，但是对于写作本身来说，“快速写作法”将时间从范式和标本的状态，转化为不确定的、充满歧异的行动状态。

写作作为一个时间“交岔小径的花园”的园丁出现在文本图景之中，这使得语言成为一种塑造时间的小东西，它当然包含注意力，甚至生产注意力，就像博客之后，微博交互、微信阅读、直播展演等方式对于图景之注意力的过度生产一样，

语言也可以是充满诱惑力，充满色情，甚至充满暴力，但是作为协同时间的最后存在之姿态的语言，“快速写作”的趋向在于注意力的分延以及空动。

这不仅仅是对博客的逆写，还是对当下网络媒介交互范式的逆写，而且至关重要的，它是对注意力之程序化、景观化生产的逆写。如此逆写一如巴格尔最初将网络日志类似航海日志那种单一、机械的范式进行文学性解构和逸出的行动，这一行动使得布勒东在宣言中所说的“找到一个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在遭遇当代时间景观化之尴尬的同时，重新激发了注意力之塑造时间的方式。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方式称之为“注意力的漏尽”，因此也是经验性的漏尽，它让注意力成为主体的空动。

“快速写作”即是找到注意力不再集中一个地方或一个缘由的文本图景，或者更直白地说，写作即是注意力的漏尽，是语言空动的一个纯粹事件。